

(下)述著與平生之先生濱海

海濱先生之生平與著述(下)

——紀念海師九十三歲冥誕

鄒魯



任國民政府委員時期的鄒魯海濱先生。

鄒魯全集出版後迴誦再三，益見海師生平功業，永垂不朽，至足敬佩，謹將個人所感縷述如次：
海師籍隸廣東之大埔縣。清末施行新政，廢科舉、興學校，大埔知縣亦依例設學堂於縣城崇聖祠。師肄業其中，課程除算學、英文外，餘仍私

塾陳規，嗜書默寫而已，師極快然。會課題為「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遂借題發揮云：「應時而興之學堂，今日嗜書，明日默寫，今日作文，明日寫字。將何適應現在科學進步之世界，此即作無益、害有益，其不能成功，與作雪人何異？」學堂主事者斥之曰：「汝以此學堂不好，汝有本事，去辦一所好的給我看看！」師不以為侮，以其言有理存焉。誠以責人之短何益，胡不自設一所以去其短而實現己之理想之學堂。同學張煊極聽其意，為奔走。有自江西回鄉者，聞其事，即首捐銀圓四枚。竟賴此淺淺之數為開辦費，并得縣紳張竹士之贊助，以其祠堂為校址，名曰「樂羣中學」，並命其弟六士為堂長。海師復敦請兼通理化普通科學之饒審孫揚穆如諸人主講席，復至廣州購儀器圖書，實開大埔各學堂有儀器設備之先河（見全集第一冊第三節）。當時譽為嶺東四所中學之冠。其後於羊城，鑒於潮州負笈來

省者衆，均欲肄業師範而限於名額，徬徨宮牆之外，復倡設師範學堂，雖人地生疏，以其毅力熱忱感人，卒獲多助，居然於廣州出現潮嘉師範學堂。此感佩其創業精神足為青年楷模者一也。
海師因 國父同學尤烈（四大寇之一）之介，加盟革命。民國紀元前四年，清帝載湉（光緒）及太后那拉（慈禧）相繼死，人心浮動，海師與趙聲、朱執信密謀於十一月二十日舉事，預定朱執信集民軍發難，趙聲策動新軍響應，海師率譚馥帶防營馳赴支援。詎知是月十四日因發票（即今黨證）事洩，嚴國豐、葛謙、譚馥死之。葛謙、譚馥均未吐實情，海師得免偵騎之伺。而「三二九」廣州之役，故能辦「可報」以作宣傳，會溫生才擊斃清將軍孚琦，為文讀溫生才之死重於泰山，致被停刊。及武昌起義未幾，廣州黨人羣起響應，清吏相率竄逃，廣東乃告光復，公推胡漢民先生任都督。時武漢在激戰中，分向各省黨軍求援，海師倡組北伐軍，都督深聽其議。推姚雨平為廣東北伐軍總司令，海師任兵站總監，率師

乘輪北上，抵南京後，雖未幾即民國成立，惟袁世凱仍挾清帝，負隅北方，且漢陽為清軍攻陷，張勳復擁大軍沿津浦路來犯南京，民國局勢岌岌至危。海師與姚雨平首先督北伐軍將士，誓抱滅此朝食之決心，一捷固鎮，再捷南宿，直搗徐州，張勳潰遁。清廷見大勢已去，乃宣布退位，民國始告完成（見全集第一冊第七節及第九冊重修建國粵軍陣亡將士墓碑）。是民國之建立，武昌雖首義於先，而粵軍北伐實促清亡於後。于故院長右任先生於海師七旬誕辰，親撰書聯云：「開國尊元老；傳經翊聖謨」，誠非諛詞。此感佩其功在開國足為後世景仰者二也。

國父就臨時大總統職後，海師首倡裁軍，自動裁遣粵軍於南京，國父重其功成不居，其後之被任為潮梅軍總司令及任為大總統特派員討陳逆者，蓋取信於此也。海師復以物望所歸，當選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眾議院議員。會國父薦袁世凱繼任總統職位，宋教仁先生主張內閣制，袁惡宋鉗制權力，乃使武士英狙擊宋於滬寧車站。上海租界會審公堂捕獲應夔丞，並於其宅捕獲武士英，又搜獲國務總理趙秉鈞之祕書洪述祖與應

往來有關謀刺密電。會審公堂將案移上海地方檢察廳偵辦，民國二年二月六日票傳趙秉鈞，竟抗不到案。海師遂提案質趙總理何以不赴滬到案受偵察，限三日內答復（見全集第九冊第三頁）。質問書傳遍中外，舉世震驚，滬上外報（上海字林西報）譽為捋虎鬚之議員。旋袁向五國銀行進行大借款，命趙秉鈞於是年四月廿六日赴滬豐銀行簽約，旨在以之為消滅國民黨勢力之經費。參議院議長張繼、副議長王正廷整日守候該行前門，阻止簽約。不料趙與簽約人員微服由該行後門入內簽約後，循原路掩面遁去。海師即於同月廿四日向國會提出彈劾全體國務員對大借款案均屬違法失職，責其厚息借款，浮濫開支，重人民之負擔而不恤，陷國家於破產而不顧。依臨時約法第十九條第十二款之規定，應罷免全體國務員。經一致通過成立，交付審查。而此時又簽訂中俄協約，中國不得在外蒙設官殖民，並應承認外蒙獨立。海師又提質問，斥其昧心病狂，不惟喪權辱國，且中國之權利有限，列強之貪慾無窮，恐彈指之間，瓜分之禍，不在兵戈，而在樽俎之前矣（彈劾案及質問書均見全集第九冊）。袁素

以暗殺為事，海師處茲險象環生之境，置安危於不顧，仗義劾奸，視董狐之筆，椒山之疏，何多讓焉！此感佩其無畏精神足為革命師表者三也。

溯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任國務院總理，府院交惡。段向日本借款為擴軍之需，日本以中國參加歐戰為條件，段以乞丐為公民，圍國會，毆出席議員，意在威脅通過參戰案。國會羣憤激，請黎免段國務總理職。段出京後，即嗾皖系督軍宣布脫離中央。張勳乃乘機統兵入京，遽擁宣統復辟。黎避居上海，段起兵馬廠逐張勳，自稱總理。國父通電責其藐法橫行，即率海軍南下護法。時廣東為陸榮廷系所盤據，段祺瑞嗾使莫擎宇叛於潮梅。國父任海師為潮梅軍總司令討莫，所部前敵司令金國治大敗叛軍於鐵場藍關各地，潮梅指日可下。詎陸系沈鴻英突殺金而奪其軍，國父嚴詞責陸，陸允調走粵督陳炳焜而以莫榮新繼其任，並允將省長朱慶瀾之巡防軍二十營撥交陳炯明組成粵軍援閩。炯明自此大軍在握，竟蓄意謀叛（見全集第一冊第十二節）。嗣陳奉國父命自閩回師逐陸系，陰與北政府通款，乃於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叛變。國父登永豐艦討之。是時，許崇智軍克福州，革命軍在南方勢力復振。奉軍張作霖派代表來謁國父，請命駐閩之許軍與駐桂之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分向贛湘進取武漢，奉軍南下策應。國父告以諸葛亮北伐之前，先平南蠻為喻。遂電召海師由北京回滬，任為大總統特派員返粵討逆，並派鄧澤如為理財員助之。臨行，國父問曰：「授汝重任，若干時可達成任務？」對曰：「一月籌款



郝海濱先生墨寶兩件：上為書贈本文作者的對聯，下為紀念抗日勝利手書於重慶。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
 日本投降降河山光復
 世界和平得以奠定
 郝海濱書於重慶

一月進行，二月足矣。」國父壯其言。海師乃赴香港部署軍事，以大總統名義委劉震寰為粵桂聯軍總司令，楊希閔為滇桂聯軍總司令。又授駐梧州之粵軍陳濟棠。民國十二年元旦，楊、劉分別誓師討逆，自廣西沿西江南北兩路東下，劉震寰軍及范石生所率滇軍抵梧州，陳濟棠依計伴敗退至封川下游，起而內應。都城、六步、肇慶不戰而克。雖林虎葉舉頑抗於都騎，卒被夾擊星散。師克河口，逆將楊坤如僅以身免。廣州附近，由預定之民軍相繼並起。陳逆炯明倉皇遁惠州，為時未逾兩月也（見全集第一冊第十三節）。海師臨事思深慮密，果斷捷行，國父每界之軍事重任，均未負其所期。此感佩其文武兼資足為後人崇敬者四也。

原蘇俄十月革命（俄曆十月係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成功，頗受列國歧視，方孤立無援之時，

國父首致電祝賀。列寧感動，派專使馬林於民國十年謁國父於桂林北伐行營。十二年一月又派越飛謁國父於上海，共同發表宣言，中有「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謀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也。」越飛並表示，如允許中國共產黨為國民革命効力，彼願勸彼等放棄原來主張，共事革命。中共亦懇切表示信仰三民主義，願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國父本「天下為公」之義，凡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者，無不歡迎加入，此容共之由來也。及國父逝世，中共黨員竄黨之野心畢露



鄒海濱先生畫蘭

。政治顧問俄共鮑羅廷利用汪精衛任政治委員會主席，於政治會議議決制定國民政府組織法之日，即席選汪為國民政府主席。汪遂成鮑之傀儡。海師及林森、鄧澤如諸先生見報載始知政治會議議決成立政府，即在中常會向汪質問，中常會並未議決成立國民政府，何以政治委員會謂根據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成立？汪自認程序不合，以後不再如此，請中常會予以追認。鮑羅廷以是恨海師入骨。始則鮑提統一財政，以扼海師主持之國立廣東大學（後改名為中山大學）之經費，繼則誣為刺死廖仲凱先生之主謀，開名單交特別委員會飭人逮捕，特別委員會以無佐證拒之。先是，五卅慘案起，舉國咸忿帝國主義者之殘暴，展開打倒帝國主義運動。鮑以廖案誣海師之目的未達，乃又嗾汪向中央建議，派林森及海師率農工商學各界代表北上宣傳，實即師曹操藉黃祖殺禰衡之故智耳（見全集第一冊第十五節）。時在滬之戴傳賢、葉楚滄、謝持、邵元沖諸先生亦洞悉共黨奸謀，共商定於十四年十一月廿三日開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於北平西山碧雲寺。國父靈前，是為「西山會議」。其重要決議如：取消共產黨在本黨之黨籍，解僱鮑羅廷，停止汪精衛黨籍及開除共產黨籍中央委員李大釗、林祖涵、毛澤東、譚平山、于樹德等，均旨在清黨，而為慮及因導致黨內分裂，乃由海師起草致廣州同志函，略謂：「自前年共黨加入以來，黨內阻礙，無日或寧，直至今日，殺機盡露，迫逐之事，層見叠出，凡此數十年革命僅存之同志，在共黨未加入前，不見離異。今則受其挑撥離間，實為不可掩之事實

……近月以來，更不堪問。黨權不在黨部最高之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權不在最高之國民政府，悉集中於鮑羅廷之手，以政治顧問操縱政治委員會。而鮑之所有措施，須先決於共黨。與其謂共黨加入本黨，毋寧謂本黨附屬於共黨為真實。此不獨本黨同志痛心，即中外人士莫不痛惜。本黨同志若不澈大悟，謀根本之救濟，速與共黨劃然分開，滌除盡淨，再過一年，恐青天白日旗必化為紅色矣」。(見全集第一冊第十六節) 嗣廣州方面，曾有成立五院之議，邀勸海師及在滬各中委回粵，海師堅持不清共誓不應允。其後以清黨意見一致，本黨始復歸於統一。此感佩其堅決反共足為當世木鐸者五也。

民國十七年，海師周遊二十九國，著二十九國遊記(見全集第八冊)。回國後，曾赴華北及日本各地盤桓多時，值日本軍閥發動九一八及一二八事變，海師乃南返，主持西南政治分會，又復任中山大學校長，因當時國人多主抗日，而中央以時機未至，對日隱忍，遂引致不滿。日本土肥原嘗游說西南，對海師言：「中央天天言對西南好，實則日日想消滅西南。口頭說對日本好，而心則無時不準備抗日。為西南計，最好是與日本攜手對中央。」因土肥原之語，海師遂悟向日對中央不滿者係出於誤會。適中央召集五全大會，戴季陶與馬星樵兩先生持 蔣公親筆函邀西南同志出席，共商國事，多主拒絕。海師力排衆議曰：「國家民族已至危急之秋，如不力求團結禦侮，決非革命黨人之行為。況抗日救亡，中央既已決心抗日，吾人不與之合作，曷足使全國同胞

深信吾人忠於黨國乎？」毅然就道，由香港赴上海，兩地仍有同志泥之者，卒不為所動。抵京，立謁 蔣公，得悉對日外交與軍事內情，而 蔣公正加速進行中。忻然曰：「不虛此行也。」 蔣公推海師任考試院長，堅辭曰：「若任院長，則西南同志將譏其為權位而來，殊違為團結抗日之初衷。」臨行， 蔣公笑謂之曰：「勿須顧慮時間過久，恐日人不允給我以時間矣。」及七七事變，海師嘗言， 蔣公有先見之明也(見全集第二冊第廿五節)。可見其擁護 蔣公，出自至誠。近閱海師所撰「壽 蔣主席六秩大慶」一文，為全集所未載，即云：「九一八事變後愈演愈烈，其時舉國憤激，莫不主張立與決裂；主席知此非局部之事，國家存亡繫之，詎能任情而為，乃屹然不動，一面隱忍，一面準備，甚至不為人諒。及至最後關頭，斷然抗戰，縱國內戰事利鈍靡常，國際環境弛張莫測，均以不變應萬變處之，卒能與世界大戰呵成一氣，摧毀侵略國家，而吾國向為次殖民地者，乃一躍而為四強之一，非 主席之智仁勇兼備，烏能致此。」又云：「魯于民國之初，即耳 主席之名，國父與諸同志均樂道而欽佩之。當粵軍駐漳時，始與 主席共處，見其律已治事，日有常功，心益以敬。以後在粵，相處更多，居恆寡言，而言必有中，第遇國家大事，則條分縷析，莫不燭於機先，每當盤根錯節之時，更能立斷以赴事機，此所以能決大疑，定大策，具旋轉乾坤之力也。暇即讀書，故學日廣而日新。而養生之術，尤行之有素，故精神日充，雖一日萬機而無懈。且善培植人才，羅致賢哲

，以為國用。至於人民福利與疾苦，不特時時其懷，更勤求其隱，為之興革。用能領導全國，完成統一，竟抗戰之大勳也。今抗戰雖告勝利，而建國尚有萬端，默察世界，陰險仍然四布，則有賴于 主席者正多，而遐齡長享，豈僅國人所共祝，亦世界之所共祝也。」其知 蔣公之深及愛戴之篤，由此可見。此感佩其明辨是非忠於領袖，足為國人士法者六也。

先是，朱執信先烈死於虎門之難，海師痛友之餘，亟思完成與執信先烈所發起編纂「三二九」廣州起義之信史，慰其在天之靈。國父知之，語海師曰：「編『三二九』革命史外，應廣徵各役革命史料編輯黨史」，並將所藏史料交付海師。民國十一年，完成「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事略」，并承 國父賜序。尋廣集資料，編著為「廣州三月廿九日革命史」，并另著「紅花崗四烈士傳」付梓(均見全集第七冊)。至於黨史，則將已集之史料分類就緒，適 國父逝世，黨內共黨肆虐，被迫北上，時著時輟。十六年四月，南京清黨，寧滬漢黨部合一，清共之素願已達，着手編纂，昕夕無間，是年冬，稿成，胡展堂先生為之審正，海師原擬名曰中國國民黨史料，展堂先生引明史稿之例，更名為中國國民黨史稿，對其體例內容，備加贊佩。海師引以為憾者，未能於 國父生前編竣。吳稚暉先生作序，亦謂：「就歷史正確之材料，而其弊病仍有諱、飾、誣、枉、誤傳、疏漏五端。中山先生既已自傳示其不諱不飾不誣不枉之楷模，復知其誤傳疏漏之不能免。又諱命海濱鄉先生徵集材料，為大規範之編纂。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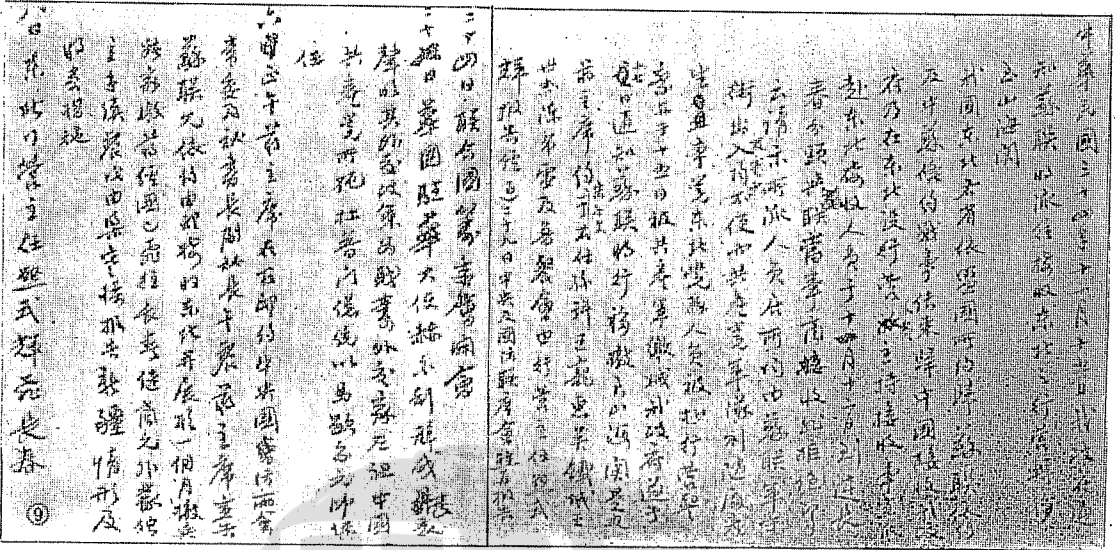
積之年載，所得甚多，整理者逾三年，用力不可謂不勤，然不敢定之為史，雖經展堂胡先生鑑別其正確，勸名為史稿，然日料日稿，欲出版而後，有待當世同志之批評，尚有諱、飾、誣枉否乎？有否誤傳乎？如皆得免之矣，如是而勸之為史，庶乎盡正確之能事」。由胡、吳兩先生之評鑑，知黨史稿之編次精當，有良史才；徵引詳確，有良史識；未肯率爾稱史，則有良史德。其後海師復於廿七年、卅三年兩度將原稿增訂補充，務期完善（見全集第三冊至第六冊），尤足見其對黨史之忠誠。此感佩其兼具三長忠於歷史，足為史家效法者七也。

跡海師生平，除革命外，極重視教育，而其動機，敏於「教育與和平」文中（見全集第九冊），蓋其幼讀禮運篇，對於大同，不禁為之神往。及讀甲古戰場文，其中「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抱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手如足；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尤覺激動至情。因思人性本善良樂羣，何以不能四海一家？人性非好鬥，何以戰爭成爲歷史過程？縱使國內無內爭，而國際仍動干戈。所謂國際聯盟、聯合國憲章，均旨在維持均勢。一旦均勢消失，而烽煙又起。至於國際公約，操之強國手中，誠如孟子所言：「五霸假之也。」蓋此均非謀永久和平之道。而治本之方，一言以蔽之，應求全人類知識平等，故主張全人類均應受高等教育，以達智識平等爲目的。因智識不平等，顯然爲侵略戰爭之根源。如日人自認爲神之子孫，便征服中國、統一世界之野心。德國受尼采超人哲

學之影響，遂啓兩次世界大戰。倘智識平等，人類善良樂羣之本性，自易促成各民族間互相了解，彼此團結，不相爭奪，和平共處，則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未有不能實現者。民國二十五年出席世界大學會議，用法德英義日各國文字提「改革教育哲學基礎原理案」及全人類均應受大學教育方案。而改進教育哲學，應以仁愛互助爲基礎。幼稚園及初小讀物，廢棄以鳥語獸言神怪故事爲材料，應以自然科學爲材料，增進兒童對自然界之知識。另以名人言行爲題材，灌輸兒童孝弟忠信仁愛之高尚品行。與會各國代表，對此兩案均一致熱烈鼓掌贊成。其後世界教育會議召開於倫敦，因病雖未出席，仍將提案由張彭春代表宣讀。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向十一中全會提出「全國國民皆受高等教育原則案」（見全集第九冊）。爲慮及學校與師資不敷分配，建議利用傳播工具傳播所授科目，即今日之所謂空中教學也。海師除主普及教育外，并主張教育務求實際，應與國家建設相配合，尤應深入鄉村，改進農村，曾有改革教育制度及現行學制之建議（見全集第九冊）至爲具體切實。主持中山大學時，並會令彥案創辦鄉村服務實驗區，動員各院學生於課餘從事農村服務工作。其對教育之熱情與卓見，均非常人所能及。此感佩其遠識卓見忠於教育，足爲後世垂範者八也。

初，海師卸封陳逆特派員職務後，國父以廣東財政紊亂，畀以整理之責，其時廣州中等以上學校，不罷課，即停課，甚至國立廣東高等師範亦積欠教師薪金達數月之久，陷於停頓。

國父感然，謂海師曰：「現廣東教育，不但瀕於破產，且未接受黨義，曷足以當革命策源地將來負艱鉅之革命任務。以汝之經驗才能，必克振衰起憊，刷新教育。」謙辭未獲，遂辭財政廳長，專辦教育，接長國立廣東高師。立即借款發清欠薪，並協助他校解決經費困難，於是相繼復課，絃歌不絕。民國十三年二月奉國父命，將廣東高師、廣東法政大學、廣東農業專門學校合組爲國立廣東大學。特約名學者顧孟餘、王世杰、馬君武、徐甘棠、任鴻雋諸教授來校，襄訂規章，均應約而至。復將廣州公醫學校併入，增設醫科，另設附屬醫院。大學之下，設附屬師範及中學小學幼稚園。另設海外部司選派學生留學外國，其規模之完備，國內無出其右者。時歐戰告終，廣東留歐勤工儉學者六十人，因無工資，膏火之資無源，廣大即全部接濟，定留學額爲六十名。民國十四年，有完成學業回國者，海師繼續派吳康、劉克平、黃綺文、李佩秀（黃、李係女生）及彥案等十一名赴法留學。其培植人才之舉，令人至今稱道不絕。海師夙重身教，住宿校內，黎明起讀，隨即巡視上課情況，雖嚴而員生見其律已如此，亦樂而從之，旋國父逝世，共黨操縱中政會，海師被迫北上而離校。及九一八後，重長廣大，此時已易名爲中山大學。惟學院散處，管理不便。國父在時，已擇定石牌爲新址。值軍事倥傯，財政困難，無法進行建築。於是決心完成國父遺志，訂六年計劃，分三期完成。民國二十三年秋，農工理三學院首遷新址開學。二十四年夏，文法兩院竣工，相繼遷入。而教職



。蹟原記日生先那為圖，「秋春之魯」曰名記日寫所生先魯鄒

員學生宿舍，工廠電燈廠自來水廠蠶絲館試驗室場，乃至牛欄猪舍，亦莫不備。二十六年夏，強電流實驗室天文臺觀測所圖書館附屬醫院郵政局體育館先後啓用。海師欣然爲記，并吟成新校舍雜詩五十章。（新校舍記見全集第九冊、雜詩見全集第十冊）其秉承 國父意旨，爲黨建校，創規模宏大之學府，實可永垂後世。此感佩其氣魄恢宏，造福學子足垂不朽者九也。

海師生平，於革命則積極致力，於個人則心境澹泊，當其長國立中山大學時，彥彥目睹其治事之暇，手不釋卷，或臨池、或畫蘭竹以自娛。海師嘗自述學書之由來。保護法之役後，隨 國父於滬，日與胡漢民、林直勉、胡毅生諸先生相處，同臨曹全碑。胡先生工力深，得其神髓，自慚弗如。乃改臨乙瑛、華山、禮器、石門、校官各漢碑，因不專一，遂無所成。然每當橫逆之來，雜念叢生之際，則展紙揮毫，以定心猿。其作畫也，則係革命挫敗時，偵騎搜捕，伏處斗室，縱筆寫蘭，率意爲之，見者頗以爲可。自題畫蘭詩云：「我書本意造，畫蘭亦如之。莫笑野狐禪，太古誰爲師。」具見於繪事，並無師承，其創作精神迥異常人也。畫竹則始於民國十九年，與陳樹人、經亨頤兩先生塾居天津，效其畫竹遺聞，自覺枝葉僵滯。

及抗戰時居陳家橋之白鶴鄉，距陪都五十餘里，兩溪環繞，四圍篔簹，每值黃昏，千百白鶴，八方飛至，羣集林中，飛鳴上下，片片白影，映於藍天，綴成畫圖，橫生雅趣，而白鶴鄉之名昉於此也。屋之四週，千竿竹蔭，滿池荷香。月明之夜，靜觀竹影婆娑，頓悟筆意須凌空瀟灑，灑落出塵，超以象外，悠悠渾成。於是所畫之竹，自具風格，不蹈俗躑（墨寶及蘭竹均見全集篇首）。師之心靈手敏。出自天賦，不特繪事，詩文亦然。文則尚義理而疏宕有奇氣，詩則崇空靈而沉鬱露至情。因積健於內，遂盎然於外，雖雅不欲以三絕名世，而得其片紙，誦其四韻者，無不嘖嘖稱善，此感佩其閒居澹泊寧靜致遠足勵末俗者十也。

綜此十感，師之一生功業，足爲世法。海師逝世後，彥彥曾撰「恩重如山懷海師」（見景光集），以誌懷慕之情。茲因編印全集，倍增羨慕舜牆之慕思，恍如耳提面命之在昔，爰仿書後之體，藉抒景行之思耳！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
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
一四〇四四帳戶，或寄郵票交台北
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或撥電話
七〇七二四八〇，即可收到書刊。